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越絶書卷八至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李　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　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　臣吕仲玉

越絕書卷八

漢　袁康　撰

外傳記地傳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産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濵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

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尚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為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釡也覆釡者州土也塡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

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為禹葬以法度不煩人衆無餘初封大越都秦餘望南千有餘歲而至句踐句踐徙治山北引屬東海内外越别封削馬句踐伐吴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生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一作陽又音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一作為陣）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

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鋭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越王夫鐔一作鐔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子允常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瑯琊都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霸伐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為君長之

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無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陸門四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宫臺處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長三丈五尺三寸霤高丈六尺宫有百户高丈二尺五寸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姑胥臺

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蠡城陸門三水

門三決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國時蠡城盡

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炤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駕臺周六百步今安城里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丘

美人宫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壮壇利里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宫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樂野者越之弋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句踐所休謀也去縣七里

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去縣三里句踐之出入也

齊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炤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丘遊於美人宮與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樂野之衢走大若耶休謀石室食於冰廚領功銓土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備膳羞也

浦陽者句踐軍敗失衆懣於此去縣五十里

夫山者句踐絶糧困也其山上大冢句踐庶子冢也去縣十五里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石買為將耆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為怨家與為仇貪而好利細人

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中軍動揺將卒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為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狐之將殺噬脣吸齒今越句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

蕉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為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治道萬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雞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為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剬之吳不聽遂許之浙江是也

陽城里者范蠡城也西至水路水門一陸門二

北陽里城大夫種城也取土西山以濟之徑百九十四步或為南安

富陽里者外越賜義也處里門美以練塘田

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為勝兵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今安成里

故禹宗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禹稷在廟西今南里

獨山大冢者句踐自治以為冢徙瑯琊冢不成去縣九

里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為弓絃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因以下為目魚池其利不租

會稽山北城者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

若耶大冢者句踐所徙葬先君夫鐔冢也去縣二十五

里

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去縣七里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長二百五十里去縣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為義田為肥饒謂之富中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

犬山者句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

得故曰犬山其高爲犬亭去縣二十五里

白鹿山在犬山之南去縣二十九里

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吴以食士也雞山在

錫山南去縣五十里豕山在民山西去縣六十三里洹

江以來屬越疑豕山在餘暨界中

練塘者句踐時采錫山爲炭稱炭聚載從炭瀆至練塘

各因事名之去縣五十里

木客大冢者句踐父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樓船卒二

千八百人伐松柏以為桴故曰木客去縣十五里一曰句踐伐善林文刻獻於吴故曰木客

官瀆者句踐工官也去縣十四里

苦竹城者句踐伐吴還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步因為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於是去縣十八里

壯郭外路南溪壯城者句踐築鼓鐘宮也去縣七里其邑為龔錢

舟室者句踐船宮也去縣五十里

民西大冢者句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冢爲秦伊山

射浦者句踐教習兵處也今射浦去縣五里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

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鈞足羨葬之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傳三賢

巫里句踐所徙巫為一里去縣二十五里其亭祠今為和公郡社稷墟一作虛

巫山者越䰠神巫之宫也死葬其上去縣十三里

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埋之東坂其上馬箠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徙種六山飾治為馬箠獻之吴去縣三十五里

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於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吴人船去縣三十里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三步去縣四十里

防塢者越所以遏吴軍也去縣四十里

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員卒七士人度之會夷去縣四十里

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去縣三十五里

句踐已滅吴使吴人築吴塘東西千步名辟首後因以

為名曰塘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吴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為死士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後說之者葢句踐所以遊軍士也

馬嗥者吴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嗁皐事見吴史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一作熟

謂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所置也

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

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為戰地至於柴辟亭

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為語兒鄉

吳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踐服為臣三年吳王復還封句踐於越東西百里北鄉臣事吳東為右西為左大越

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寫干

覲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姑末今大末寫干今屬豫章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傳聞越王子孫在丹陽皐鄉更姓梅梅里是也自秦以來至秦元王不絶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元武王立四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而滅周赧王周絶於此孝文王立一年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立三年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號曰趙政政趙外孫胡亥立二年子嬰立

六月秦元王至子嬰凡十王百七十歲漢皇帝滅之治咸陽壹天下政使將魏舍内史教攻韓得韓王安政使將王賁攻魏得魏王歇政使將王涉攻趙得趙王尚政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政使將史敖攻燕得燕王喜政使將王涉攻齊得齊王建政更號為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東遊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

丹陽溧陽

鄣故餘杭軻亭南東奏槿頭道度諸暨大越以正月甲

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淅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尺六寸刻丈六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縣二十一里是時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　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已去奏諸暨錢塘因奏吴上姑蘇臺則治射防於宅亭賈亭北年至靈不射去奏曲阿句容度牛渚西到咸陽崩

越絶書卷八

越絶書卷九

漢 袁康 撰

外傳計倪

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彊吴遠媿於諸侯兵革散空國且滅亡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吴奈何有功羣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

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闔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日益下二者貴質浸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諸侯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

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敢
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取一焉是故
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
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佚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
桓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太公九十
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為賢者一乎
仲二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

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於門户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恥賢者所差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旣在何須言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勢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略責於絶施之職而成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内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

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王大媿乃壞池塡塹開倉穀貸貧乏仍使羣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僻尊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大功而霸諸侯孔子曰寛則得衆此之謂也夫有勇見於外必有仁於内子胥戰於就李闔廬傷焉軍敗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數所以然者罷頓不得已子胥内憂為人臣上不能令主下令百姓

被兵刃之咎自責內傷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及被兵者莫不悉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不親妻子饑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印天之兆牽牛南斗赫赫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告民歸如父母當胥之言唯恐為後師衆同心得天之中越乃興師與戰西江二國爭彊未知存亡子胥知時變為詐兵為兩翼夜火相應句踐大恐振旅服降進兵圍越會稽塡山子胥微策可謂神守戰數年

句踐行成子胥爭諫以是不容宰嚭許之引兵而還夫差聽嚭不殺仇人興師十萬與不敵同聖人譏之是以春秋不差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尚有就李之恥此之謂也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嚭乃此禍晉之驪姬亡周之褒姒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求監於前史古人云苦藥利病苦一作忠言利行伏念居安思危日謹一日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

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唯聖人乎由此而言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可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

越絶書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越絶書卷十

漢 袁康 撰

外傳記吳王占夢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鬭戰闔廬（闕）制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卧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卧夢入章明之宮入門

見兩鑩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横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鑩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鏵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横索生樹桐樂

府吹巧也見後房鍜者扶挾鼓小震者宫女鼓樂也吴王大悦而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為人幼而好學長而憙遊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吴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吴王晝卧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

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胥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吴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既成篇即與妻把臂而訣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吴王吴王勞曰越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卧姑胥之臺

夢入章明之宫入門見兩鑑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見兩鏵倚吾宫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宫牆見前園横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為禍諛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偉偉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鑑炊而不蒸者王且

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鏵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為器用但為俑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幘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為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

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為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為聲哉太宰嚭前載拜曰逆言以滅讒諛以亡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為左校司馬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尅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興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

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餐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吴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閒燕可以休息大王亟飡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吴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為寡人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吴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吴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吴王曰王有過

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為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莖秩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絶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劍杖屈盧之弓瞋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

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歳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士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恥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伏劍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絶吳之世

越絶書卷十

越絶書卷十一

漢 袁康 撰

外傳記寳劒

昔者越王句踐有寳劒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劒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寳劒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寳劒也夫寳劒五色並見莫能相勝

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宫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絶也穿銅釜絶鐵鑩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鈎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鈲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

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鈎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劒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槖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劒去之如水

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吴王湛盧之劒將首魁漂而存馬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劒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劒刺吴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為秦炙魚者引劒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董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

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吴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子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吴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吴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市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悦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

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為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絶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毆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悦曰此劍威耶寡人

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
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
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臧
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
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
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
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
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

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越絕書卷十一

越絶書卷十二

漢 袁康 撰

内經九術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吴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吴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一作帛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槀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為勞其志五曰遺之巧

匠使起宫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況於吴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為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黄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吴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頼有天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財載拜獻之大王吴王大悦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桀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

和五穀不時天與之災邦家空虚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吴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財五年乃成髙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哭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吴王曰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邦洿下貧窮不敢當使下臣種載拜獻之大王吴王大悦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臣聞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桀易湯而滅紂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聞越王句踐晝書

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是人不死必為利害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於妹喜殷亡於妲己周亡於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為不忠而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杭山滅吳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外傳記軍氣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彊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闕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為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

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鋭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黄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鋭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黄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

卒彊穀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彊穀足而有多為一作焉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末鋭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兵彊兵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鋭而來者

為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糓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糓亡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糓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為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為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為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為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右子胥相

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軍無氣算於廟堂以知彊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太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韓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

鄭故治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漁陽右北平遼東莫郡尾箕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

吴故治西江都牛須女也

齊故治臨菑今濟北平原北海郡菑川遼東城陽虚危也

衛故治濮陽今廣陽韓郡營室壁也

魯故治太山東温周固水今魏東奎婁也

梁故治今濟陰山陽濟北東郡畢也

晉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間廣平郡皆觜也

秦故治雍今內史也巴郡漢中隴西定襄太原安邑東井也

韓故治雒今河南郡柳七星張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廬江豫章長沙翼軫也

趙故治邯鄲今遼東隴西北地上郡鴈門北郡清河參也

越絕書卷十二

越絶書卷十三

漢 袁康 撰

外傳枕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

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為用而外缺諸侯聖主不為也所謂實者穀缺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實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

財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耶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為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彊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

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
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為之柰何范子曰欲保必
親於野覩諸所多少為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為因其貴
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
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
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
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
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

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為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為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

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説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不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攣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為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為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可謂邦

實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

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即為惡歲人生失治即為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為貴物之生穀為貴以

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
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
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
槖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
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
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
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
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則神氣槁而不成物矣故死凌

生者歲大敗生淩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

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荄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為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為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為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陽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國寶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亡邦危社稷

為旁邦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仇為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為不可為之行不惡人之謗己為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己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屍流血欲以顯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逮

於神農下不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仇願子更為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彊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彊兵地狹民少奈何為

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為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户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户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户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絶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户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端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

見符地應而見端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為天圖越王既已勝吴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于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得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為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吴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歳可得聞乎寡人虛心垂

意聽于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特殺生之柄而王制于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為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即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邦寶范子已告越

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越絕書卷十三

越絕書卷十四

漢 袁康 撰

外傳春申君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

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

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名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閗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為佐乎君戒念之五日

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名之烈王悦取之十月産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吴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吴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德序外傳記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吴王賢

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彼必許句踐曉馬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袵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闕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為州伯以為專句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

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行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絶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能以覺悟句踐報於會稽能因以伯堯舜雖聖不能任狼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蠡善慮患句踐能行馬臣主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略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蠡為誅范

蠡恐懼逃于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蓋木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種立休功其後厥過自伐句踐知其仁也不知其信見種為吳通越稱君子不危窮不滅服以忠告句踐非之見乎顔色范蠡因心知意策問其事卜省其辭吉耶凶耶兆言其災夫子見利與害去于五湖蓋謂知其道貴

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道以不害為左傳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此之謂也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為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生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葢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

知為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為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淩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水僊也

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事闕世闕有退至今實之實秘文之事深述厥兆徵為其戒齊人歸女其後

亦重各受一篇文辭不旣經傳外章輔發其類故聖人見微知著覩始知終由此觀之夫子不王可知也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蕪道事後覽承傳説厥意以為周道不敝春秋不作葢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微言屬五經六藝為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陳其本末抽其統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吳越之際夫差弊矣是之謂也故觀乎太伯能知聖賢之分觀乎荆平能知信勇之變觀乎吳越能知陰謀

之慮觀乎計倪能知陰陽消息之度觀乎請糴能知闕人之使敵邦寳不肖觀乎九術能知取人之真轉禍之福觀乎兵法能知却敵之路觀乎陳恒能知古今相取之術觀乎德敘能知忠直所死狂悖通拙經百八章上下相明齊桓興盛執操以同管仲達于霸紀范蠡審乎吉凶終始夫差不能闕邦之治察乎馮同宰嚭能知謟臣之所移哀彼離德信不用内痛子胥忠諫邪君反受其咎夫差誅子胥自此始亡之謂也

越絕書卷十四

越絕書卷十五

漢 袁康 撰

敘外傳記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繼五故曰衆者傳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生兵革越作肉刑五胥因悉挾方氣歷天漢孔子感精知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

賜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衡相動
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
天地永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懷聖承
弊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
聖人孰能痛世若此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沒而
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
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魯安吳吳敗晉彊
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闕指於秦

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絶於彼辯士絶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絶問曰越絶始於太伯終於陳恒何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乃太伯審於始知去上賢太伯特不恨讓之至也始於太伯仁賢明大吴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詐故次以吴人也善其務救蔡勇其伐荆其范蠡行為持危救傾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富邦安民故於自守易以取故次請糴也一其愚故乖其政

也

問曰請粟者求其福禄必可獲故次以九術順天心終和親即知其情策於廊廟以知彊弱時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故終於陳恒也易之卜將春秋無將今荆平何善乎君無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臣不討賊子不復仇非臣子也故賢其冤

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並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賢之親親也子胥與吳何親乎曰子胥以困于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仇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

存欲著其諫之功也故先吴敗而殺也死人且不負而況面在乎昔者管仲生伯業興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槩不求備於一人及外篇各有差敘師不説

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劒欲無死得乎盲者不可示以文繡聾者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湯繫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堯不慈聖人不悅下愚而況乎子胥當困於楚剧於吴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子胥妻楚王

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問曰句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為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偽以勝滅人以伯其賢柰何曰是固伯道也祺道厭駮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彊者為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善偽以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款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為狂者句踐何當屬芏養馬遭逢變亂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時

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易為福危民易為德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
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
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
越主於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
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重也不
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
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

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為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為同耳然子胥無為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亡舊功滅身為主合即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髪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

斯而舉不害於道億則屢中貨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内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楚傷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乎問曰子胥伐楚宫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耳楚世子奔逃雲夢之山子胥兵笞平王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于斧漁子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興兵伐吴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問曰笞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

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沓墓不究也

維子胥之述吴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為誠譏惡為誡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吴越相攻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為比肩記陳厥説略其有人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冩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

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羲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温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焉猶春秋銳精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己喻人後生可畏益不在年以口為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識宏也德比顏淵不可量也時莫能

用籥口鍵精深自誠也猶子得麟丘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絶之也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湘水蠡所有也

越絕書卷十五